

第十五回 新詩免罪 舊好露奸

詩曰：

鸞箋一幅起愁闌，今日鸞箋免是非。

有喜有憂何變幻，總因麗句感天威。

蔣相見女兒連城剛烈不從，向階前槐樹下撞去，只唬得他魂不附體，急命丫鬟僕婦向前搭救。哪知來不及了，早已頂分八片，尸橫在地，血濺塵埃。眾人見小姐如此慘死，莫不傷心墮淚，回報蔣相道：“小姐已是沒用了。”蔣相一聞此言，早已將魂魄飛散九霄，跑下階前，抱住女兒尸首，放聲痛哭，道：“親兒呀！你既不願如此，何以輕生？忍心捨了為父的去了？”說罷，痛哭不止。國鑾與通政在書房，一聞此信，俱吃驚不小。通政不能入內，便對國鑾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公子進去勸慰太師一番，不要苦壞身子。請太師出來，治弟另有話商議。”國鑾也是含著兩行眼淚，如飛趕進中堂，見妹子尸橫地下，父親哭的淚人似的，也不免陪哭一場，方叫聲：“爹爹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妹子既已死了，爹爹不必徒作此無益之悲傷壞身體。”蔣相見兒子勸他，便止住淚痕，分付兒子出去叫家丁制備衣衾棺木。國鑾答應，又道：“鞏世兄請爹爹出去說話呢。”蔣相點頭分付僕婦們將小姐的尸首好好抬放中堂榻上安置。眾僕婦答應，自去料理。蔣相說罷，同國鑾出了中堂，來到書房坐下，只是嘆氣。通政向前一揖，道：“老太師著惱，門生請安。”揖畢，與國鑾對面坐定。蔣相不怪自己將事做錯了，反怪宣學乾，若允了親事，女兒不至死於非命。便道：“難為賢契用的好計，白送我女兒一條性命。醉漢尚臥高樓，這事怎處？”通政聽說，局促不安，又生出一個毒計，道：“太師請免煩惱，小姐之死，該因宣學士不肯允親，釀成禍端。今事已如此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太師將小姐慢些入殮，抬至樓板放下，只於明日早朝奏他一本，說宣狀元代太師寫壽屏，好意留他吃酒，醉了不能回去，留住花園。趁著深夜無人，私進內室，闖入小姐閨中，見色迷心，強奸小姐不從，小姐羞忿而死。他是有職人員，知法犯法，不怕不觸怒天威，問一個斬罪。這也可代小姐報仇了。太師快請燈下寫本，公子可分付家人將宣狀元捆起，明日好扛進朝中，纔沒得抵賴呢？陪客就寫門生作證。”此刻蔣相心曲已亂，並不怪女兒一死由於誤用通政之計，反聽他一派亂言，連連點首，即叫兒子去到後面樓上去辦理。國鑾答應，起身去了。通政陪著蔣相在書房寫本，還代他斟酌謄寫不表。

且言宣狀元被奸相用計灌醉，在高樓上睡在榻上。已是醉的人事不知，任一班奸黨舞弄。宣府只說兒子在相府寫壽屏留宿，並不通風。國鑾早帶了一班如狼似虎的家人趕到樓中，先把宣狀元捆起，下面眾僕婦已將小姐的尸靈抬至高樓放下，靠在宣狀元睡的榻下。諸事停當，將到五更，蔣氏父子假意吆喝上樓，一見女兒尸靈，哭罵：“宣家大膽畜生！好意留你寫屏，怎麼闖上高樓，調戲吾女不從，逼他自盡？這事不得開交了。”說著，哭著，在樓板上跳個不住。此刻宣狀元酒已漸漸醒了，又被一陣吆喝之聲，早從夢中驚醒。睜眼一看，見身子睡在榻上，被繩捆住不能動彈。面前站著奸相父子，指手劃腳，帶哭帶罵，還有許多下人，在那裏圍著，不解何意。忍不住問道：“老太師請我吃酒寫屏，屏未曾寫，為什麼將我捆在此地，是何原故？”蔣相未及開言，國鑾罵一聲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做了無法無天的事，還在此裝聾推啞嗎？”狀元聽說，吃驚不小，道：“我又不曾違條犯法，你們口裏亂說什麼？”國鑾道：“你私進人家閨閣，強奸相府千金不從，逼死我家妹子，你不看見榻下的尸首麼？你還賴到哪裏去？”狀元果然朝下一看，見是一個女尸橫於榻下，唬得魂不附體，道：“你們做成圈套，誣賴我麼？”國鑾還要開口，奸相道：“此刻不必與他爭辯，人贓現獲，他是有職人員，自然請旨定奪。少不得償我女兒之命。”說罷，分付兒子看好女兒尸首：“天明即有刑部前來相驗。眾家丁，將這畜生抬下樓去，隨我入朝。”眾家丁答應，七手八腳把狀元抬下樓去。可憐宣狀元有口難以分辯，憑著眾人扛了入朝。到了朝中，這個信兒已傳遍了，只唬得宣爺、裴爺頂冒真魂。正要去請問奸相，早已見天子臨軒。文武朝參已畢，有奸相出班跪下，呈上一本，哭奏當今，就把宣狀元調戲女兒不從，逼勒自盡一段情節說了一遍。天子聞奏，看了本章，龍顏大怒，道：“宣登鰲今在何處？”奸相道：“現是臣在尸地捆了，帶至朝門候旨。”天子分付：“鬆了他的捆，入朝面朕。”下面答應，出去。宣狀元見綁松了，整頓衣冠，入朝來至金階，俯伏三呼萬歲。天子道：“宣登鰲！你身列文魁，該知禮法，怎麼擅進相府閨中，調戲宰相之女？逼奸不從，羞忿自盡，該當何罪？”宣狀元奏道：“萬歲休聽蔣太師一面之詞。臣有短表，冒奏天顏。”天子道：“卿且奏來。”宣狀元奏道：“臣蒙天恩，特拔狀元。豈有不知法度？但例有誣相之典，臣尊舊制。哪知蔣太師托鞏通政，向臣說親，小臣已有聘妻柯氏，現載明履歷，何得停妻再娶？是以臣父未曾允親。蔣太師挾仇在心，又詭說請臣去寫壽屏。屏未曾寫，蔣太師即命鞏通政陪臣去花園飲酒，將臣灌得大醉，不知如何到他的樓上，睡在一張榻上。臣已醉軟，焉有別事？至於他女兒怎麼死的，臣實不知。望萬歲詳情。”奸相叫聲：“宣登鰲住口！我何曾托什麼鞏通政為媒，到你家去？你在我家樓上行兇，情真事實，被我捉住，還賴到哪裏去？要求萬歲作主定罪，抵償臣女之命。”此刻，宣爺見兒子被奸相一口咬定，忍不住出班，俯伏奏道：“臣啟陛下，蔣太師托鞏通政為媒，代臣子言婚是與臣面言的，怎賴沒有？現有鞏通政的名帖，存在臣處為證。至於蔣太師請臣子去寫壽屏，盡把跟隨臣子打發回來，叫次早去接。又不寫屏，仍命鞏通政陪臣子吃酒，灌得大罪，分明是埋藏奸謀，坑陷臣子。望陛下做主。”奸相喝聲：“宣學乾休要縱子為惡！到了此刻，還庇護兒子麼？我只生此一個愛女，難道自家弄死，圖賴你兒子？”這句話問得宣爺無言對答。但聰明莫過於天子，聞得兩邊班駁，心中了然。又因憐念狀元才貌，不忍教他抵償，便道：“諸卿少言，聽朕旨下：朕觀蔣文富本上說女自盡，非是兇傷，何得誣冤宣登鰲？且請寫屏，不應吃酒留宿。其女之死，安知非羞從父命，憤烈亡身？其情可憫，著伊家從重殯殮，免其相驗，封為貞女，建坊。蔣相顯系求親不遂，挾隙賴裁，本當治罪，姑寬罰俸一年。始終奸謀，皆由鞏固有意釀成，革去通政，仍交部嚴加議罪。”這班奸黨聽得這一聲旨下，如一桶冷水澆在頭上，弄得垂頭喪氣，謝恩退下。好笑蔣相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，越發沒趣，站立一旁，十分痛恨。只剩了宣氏父子，在地俯伏著，天子還未曾釋放，便道：“蔣相之女，一時激烈，不從父命，含恨九泉，卿可當殿作一首奇艷之句以吊之。做得好，另當加恩，做不好，仍要問罪。”宣狀元領旨。早有內侍取了一副筆硯並白紙一張遞下。宣狀元鋪開白紙，濡動羊毛，伏在地下，筆不停揮。頃刻，成了七律一首，恭呈御覽。早有內侍接過，鋪在龍案上面。天子舉目一觀，只見上寫道：

性如松柏德如蘭，不與群芳斗畫欄。

弱質盈盈生傲骨，冰心皎皎有忠肝。

全仁捨死香魂杳，仗義輕生血淚彈。

巾幗須眉垂百世，卻嫌風雨速摧殘。

天子看了宣狀元這一首挽蔣連城的哀詩，點首道：“得此一詩，此女雖死猶生。”即將挽詩贈與蔣相，焚化女兒墳前。蔣相領旨謝恩，要算敢怒而不敢言。天子加升宣登鰲為內閣學士之職。宣氏父子謝恩站起，天子退朝，群臣各散。裴爺也代宣氏父子歡喜。蔣相討個沒趣，回去殯殮女兒，飲恨在心，自有一番通謀外國的異志，後書自有他的交代。通政又是奸相代他打點，只降了二級內用，這都不表。

再言太僕柯爺見宣生弄出事來，心中暗喜。誰知他反禍中得福，心下正在怨恨，忽又想道：“他的履歷居然填出柯氏是他的聘妻，越發了不得！這畜生還要污辱我女兒死後聲名。蔣相扳不倒他，待我上他一本，說他無聘污名，大干法紀，看他這學士可做得成了！回去與秀林商議定了，明早上朝好行事的。”一路想著，回了自己府第，即到秀林房內來，找秀林說話。秀林不在房內，又不見丫鬟小翠，只得卸了朝服，坐下暗想：“他主僕二人往哪裏去了？”柯老本是素昔多疑的人，今日疑中生疑，正待起身要去找他主僕二人，早見小翠笑嘻嘻的進來。一見柯爺，叫聲：“老爺下朝了，待婢子泡茶來與老爺吃。”柯爺道：“不消。我且問你，同娘往哪裏去的？”小翠道：“在花園頑去的。”柯爺道：“你來做什麼？”小翠道：“娘同一個男人睡在榻上，叫我來拿衣服的。”未知柯爺聽說如何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